



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

——赵海忠长篇小说《匠者》建构“人物称谓”系统的写作策略

邵晓舟，姚文放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长篇小说《匠者》建构了一个极具机能性的人物称谓系统。以称谓层级搭建基本框架，以称谓集群规划情节单元，形塑了小说模块化的文本结构和拼图式的文体风貌；进而抓住系统中的突出个体节点，以称谓位移来演绎成长型人物、以称谓组接来凸显圆形人物，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继而越过表象，以称谓互文点明小说主题，以称谓游离展示审美理想，触达了思想内核和终极追问。虽不能面面俱到，但这种颇富新意的写作策略，创新与开拓了小说写作的方法与途径，充实与拓展了小说文体的内涵与疆域，显示出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在当下新媒体时代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关键词：《匠者》；人物称谓系统；写作策略

分类号：J0；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621（2025）02-010-08

引言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①可见正名之事甚大。古人还说“正百事之名”^②可见正名之事甚广。赵海忠先生则是通过“正名”亦即建构“人物称谓”的系统而铸成了长篇小说《匠者》的赫然构架。

在语言学意义上，“称谓”包含名称和称呼，“是交际主体在语言交往中处理主体间关系、进行人际定位的一种语言活动”^③。小说中的人物称谓则更接近“名称”这一“标示某人存在的名词（或名词性）概念”^④，是一组经过精心设计的符号，用以指称相应角色，同时初步显示作品的题材类型、风格特征、叙事视点

等。人物的第一印象往往通过其称谓来传达。随着情节发展，称谓被反复提及，这一印象也随之不断强化或逐步转变，作者的态度和意图由此亦渐露端倪。因此以姓名谐音隐伏命运走向，以称号转换暗寓褒贬赞讽等，早已成为小说，尤其是中国传统小说塑造人物的常用手法。

《匠者》则更进一步，通过准确调度称谓功能，巧妙处理称谓意涵等，完整地搭建起极具机能性的称谓系统，来展现20世纪初到六七十年代，从晋陕冀鲁等地漂泊到内蒙古高原乌兰察布市杏村的人物群像，塑造精通衣、食、住、行、学、娱、贩、医、巫等不同行当技艺的数十位“匠者”，讲述他们凭借日常生活中平凡无奇却不可或缺的种种工匠技艺，成为、成全、

收稿日期：2025-01-02

作者简介：邵晓舟（1976—），女，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美学、文体学研究、文学创作。

姚文放（1949—），男，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美学、文艺理论研究。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第133页。

② 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14页。

③ 姚亚平：《现代汉语称谓系统变化的两大基本趋势》，《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3期。

④ 姚亚平：《现代汉语称谓系统变化的两大基本趋势》，《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3期。



成就自我的生活史,从而实现“人通过劳动确立其主体性”的小说主题。

一、称谓层级

《匠者》篇幅近33.7万字,共有152位“匠者”与“非匠者”先后亮相。生活中人的名称由“姓名名称、身份名称和关系名称等组成”^①,《匠者》的人物称谓也由此自然分为三类:匠者称谓、名号称谓和关系称谓。匠者称谓,即直呼工匠职业,或以匠者身份+姓氏(或特征、排行等)相称。小说中归属于这类称谓的人物超过60位,如大鼓匠、七鼓匠、三画匠、八木匠、马裱匠、郝裁缝、黄老师、古车豁子、钉盘碗的、车马店老板娘等。他们有的贯穿始终,以自身的悲欢离合连合起小说的脉络;有的粉墨登台,以自己的嬉笑怒骂连缀起小说的亮点,从而具备了重要的节点意义。名号称谓在各类小说中最为常见,它是由外界赋予的——人物或因家庭关系而被命名,或因个体特征而被取外号。《匠者》里有老牛、巧灵、小哑子、杨大个等共51人,其中除了一部分匠者,多为受惠于工匠技艺、与匠者们发生互动的非匠者。关系称谓则附着于前两类称谓,比如老牛母亲、古车豁老婆、黄丫头等共41位,除了田老太这一特例,这类称谓的使用者均为非匠者。他们多为衬托节点人物的“背景板”和助推情节流程的“工具人”。

可以看到,从匠者称谓到名号称谓再到关系称谓,蕴含着一个主体性递减的趋势。匠者们的技能技艺需要通过主动而自觉的自我磨炼才能达成,因此在成熟的工匠技艺和娴熟的创造性劳动中,蕴含着超越性的自主与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匠者称谓的人物群体以自身技艺为自己命名,由此向所有人宣告了“我是谁”。他们是行动的发起者,承担着最主要的叙事任务。与之形成对应的是关系称谓的人物,他们多为家中的妇孺老弱,因为年龄、性别等限制而不得不处于依附地位,这类人物很少主动发起行动,无论他们以多么激烈的性格与多么鲜

明的面貌出现。比如黄丫头和巧灵都是活泼灵动、性格鲜明的少女,较之后者自由主张、自由选择,积极走出自己的人生之路,前者更多是对他人的行为做出反应,处于被动的接受者地位。名号称谓则介于二者之间。其中匠者们的姓名与外号显然经过深思熟虑,而与其手工艺属性密切相关,比如强壮的车夫杨大个、以铁为名的霍铁匠、挖煤背煤的黑老人、做麻花的沈家面水油三兄弟、看风水的二没眼、心灵手巧的剪纸匠巧灵、靠着一把愣力气和钻研的愣劲儿神速成为泥匠的愣韩等。这些名称与贺大头、李肉蛋、三干头、柴红脸等突出生理特征的名号,或王如河、刘浩志、柳叶、杏花等日常生活化的名字有着截然不同的观感,那是因为匠者的名号称谓里体现出的特质,是人物主动将自己塑造成的样子。

依据主体性这一内在标杆,《匠者》对人物进行直观的归类和分层:匠者称谓与名号称谓里的匠者群体作为最积极活跃的节点,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走到台前,成为中心与焦点;同时吸引和带动着关系称谓等非匠者群体汇聚到他们身后,成为有力的基础和支撑,就此形成了称谓系统的基本框架,主次分明、灵活多元。

二、称谓集群

通观《匠者》二十二章全文,前十七章每章各为一至两位匠者的特写,二十章至终章以1988年为时间节点,探讨匠者们在现代社会的归宿;十八、十九章则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向前追溯匠者身份之所来,向后探索匠者身份之所变。有学者注意到《匠者》这种非单一主线式的叙事法与国画的“散点透视法”相似^②。不只如此,小说情节更依托于层级清晰又相互联系的人物系统框架,围绕节点人物形成了一个单元模块,灵活地穿插组合。比如麻花匠沈家的情节单元就散落在第一、七、十二、十七和二十二等章节中。第一章“暗斗明争”中,沈家相关情节的侧重点落在三兄弟操持义

① 姚亚平:《现代汉语称谓系统变化的两大基本趋势》,《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3期。

② 刘金梅:《节制与张扬——小说〈匠者〉的散点透视叙事策略》,《金钥匙(汉文、蒙古文)》2024年第1期。



父的丧礼上，作为背景引出大鼓匠和三画匠较劲的情节单元；第十二章“摘我园蔬”则着重刻画沈家三兄弟茶余饭后的玩笑打闹，引入三千头一家等村民群体的生活场景。这些模块可与第七章的玉骨本传、十七章的信物溯源，第二十二章的义父遗言等单独连缀成文，从不同侧面补完沈家的来龙去脉；又可散入全篇，勾连起相关人物与情节。这样的叙事法不仅要求情节单元必须相对独立又彼此呼应，各具特色且重心明确，更要求在不同情节单元间切换时，要过渡自然，流畅无阻。对此，《匠者》用心安排了有规律的人物称谓群落，作为规划情节模块的标志。

各行各业的匠者们，裁缝自然是郝（好）裁缝、泥匠便是倪（泥）师傅、姜皮匠、唐（糖）贩子、古（苦）车豁子、愣韩（咸）……囊括了百态五味的称谓集群方式，对应着有滋有味的创造性生产劳动，而非匠者群体的名号称谓集群则串联起琐碎而生动的日常生活实践，他们一起构成现实生活的维度。杏村小学教职员工群体，以朱、黄、白、紫、黑等为姓氏，其情节围绕着传播知识文化的校园展开，并指向彩虹般遥远而绚烂的理想世界。妇女儿童多以柳、杏等植物为名，他们是贫瘠土地上柔美的花朵和柔嫩的萌芽，与之相关的情节多集中在爱情、亲情、温情等情感交往层面。而三位开村人马冀、牛晋和小个杨的名字里不仅暗含家乡来处，也通过姓氏谐音的马、牛、羊（小个杨：“可怜我杨、羊一家啊”^①）的文化内涵，折射出筚路蓝缕的开拓者的可贵品质，他们的相关情节起到追根溯源、奠定基调的作用。

有一种集群方式是匠者称谓特有的，那就是以数字序列来形成称谓群落，有从大鼓匠到七鼓匠、从大画匠到三画匠、从八木匠到九木匠等。这首先直观展现出匠者在杏村的生存状态及其技艺的需求规模。不了解序列中透露的背景：鼓吹讲究排场，需要众人协作；而三画匠只是因为年纪小才排行第三，和大、二画匠

之间甚至“无师从或同门关系”^②，就无法理解“暗斗明争”中，这年龄、身份、经历、专业等都相差极大的两个人，竟针锋相对、屡屡过招的情节。其次，数字序列也意味着匠者技艺在杏村的有序传承。八木匠的“八”最初并非序列排行——他姓八名国庆，八也是他的传奇外号：入门学艺时，他刻苦钻研，光门柜就反复打了八个。然而后来“八木匠已收得徒弟一名，乃两姨兄弟，自号九木匠”^③。八从此变成了序列数字的起始，这也意味着其技艺不再属于他一人，而成为杏村代代流传的资源与传统。

通过称谓集群，《匠者》的众多人物被归入不同叙事功能的阵营：有现实、有理想、有当下的情感、有过往的历史、有横向的矛盾碰撞，有纵向的发展传承……各有侧重，一丝不乱。于是小说得以跳出以性格逻辑的成长轨迹逐步揭示并强化主题的线性写法，如同拼装精巧的立体拼图那样，按照依据主体性划分的称谓层级，自由拼接各称谓集群演绎的情节模块，构筑起平等开放的去中心化人物系统，此后任选定其中一位展开深描，都是对主题的一次强化具现，因此从任一章节进入阅读，也几乎都不妨碍对小说内容的理解和对叙事意图的把握。这样的策略新颖而有效地应对了人物群像的塑造需求，更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小说的文本结构、文体风貌等。

三、称谓位移

《匠者》中的人物称谓系统不是一成不变的。长篇小说的重要人物往往同时拥有多重称谓，称谓的变化通常能暗示其不同的人生阶段和性格侧面等。《匠者》中也存在着具备两类或两类以上称谓的人物，主要有9位：匠者称谓+名号称谓，有大鼓匠/葛源递（葛旦、疙瘩儿）、七鼓匠/那如这、三画匠/简亦繁、六鼓匠/空实、八木匠/八国庆等；关系称谓+名号称谓，有沈家男人/沈明忻、队长媳妇/许舞、贺大头媳妇/谭雅思等；同时拥有三重称谓的，有三千

① 赵海忠：《匠者》，北京：作家出版社，2023年，第190页。

② 赵海忠：《匠者》，第3页。

③ 赵海忠：《匠者》，第110页。



头媳妇/紫丹/紫老师等。称谓的重叠使得这些人物不再像单称谓人物那样,被锁定于系统的层级中、集群里某个特定位置,而是或如不断移动的坐标点,在位移中展示自身的成长性;或如被显著标示的突出点,在群像的衬托下突显自身的复杂性。

紫丹是最活跃的称谓位移坐标点之一。直到第八章里,其名号称谓才首次出现,在此之前,这个人物都被唤作“三干头媳妇”,是身高头瘦、其貌不扬、爱贪小便宜,被同乡评价为“人不咋地”的村民三干头的家属。而当八木匠按照她的设计思路,打造了一个拥有精巧暗格的扣箱时,她十分高兴,说:“我紫丹绝不忘八木匠打造之功,定择机相报。”^①

从匠者的劳动中,这个人物看到了自己富有创意的想法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也朦胧意识到自己同样能够通过亲身劳作,让这种可能化为现实。于是她第一次自呼其名,站在作为主体而非任何人附属品的立场上,慨然道谢。此后,在不断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与人格修养的过程中,她的名号称谓也渐渐取代了关系称谓。随着进一步施展读书识字的一技之长,她成为杏村小学的教书匠,让学生们“规规矩矩地叫紫老师”^②,更从此拥有了与职业身份相应的匠者称谓。仅仅通过自下而上的称谓位移,这个人物凭借自食其力的劳动,逐步确证并最终展现自身主体性的成长过程,便一目了然。

贺大头媳妇这一人物亦可与之相互参照,这位“身材微胖,长相姣美,自带三分风骚七分自信”^③的女性,精明能干、泼辣大方、极具魅力,却一直是平庸、挑剔而可笑的丈夫贺大头的附属品,直到凭着跟马裱匠学来的手艺,为小学教室裱糊门窗后,她才给自己争取到了堂堂正正亮出姓名的权力:

她羞涩地说:“我有名字,叫谭雅思。不过这样也好,写谭雅思人们还不知道是个谁。”

朱老师听说,自悔刚才没有问清大名,端详一会儿,提笔在“贺大头媳妇”后边又写了

“谭雅思:”,正好用“言”字旁覆盖原来的冒号,看不出来。^④

这段情节极具象征意味:因为谭雅思不被看见,她的名字也没有意义。是人物以匠者劳动赋予自身以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被定义者最终以双手重新定义了自己,也重新创造了自己。

通常来说,情节模块的跳跃拼接,会使人物成长缺乏连贯性。而《匠者》恰恰借助人物在称谓系统中的位移,连接起他们的成长线;也使得小说不必再细绘人数众多的群像中,每一个体的人生阶段和心路历程等,从而有效避免了冗长与重复。

四、称谓组接

当人物出场便已拥有充分的主体性,侧重点便转移到如何在模块化情节单元中,活现其性格的不同侧面上。

大鼓匠是最直观的例子。他主要的出场章节,是开篇的“暗斗明争”“音画退狼”两章和篇末的“到上海去”“江浪草波”“归去来兮”三章。这个人物有着完整的身世轨迹——身负昆曲旦角的绝技,从纸醉金迷的旧上海,备受迫害流落到边陲村落,成为婚丧嫁娶的吹鼓匠首领,又回到改革开放后的新上海,回归昆曲宗师的身份,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筹建与杏村匠者、匠艺相关的文化博物馆。初登场时,他是杏村的“大鼓匠”。随着情节发展,他名角的第二重身份揭晓,称谓换成“葛源递”。而“葛旦”更多与年轻时代的他相对应,在杏村方言里这雅号却演变成了“疙瘩儿”这个绰号。可见,葛旦一大鼓匠/疙瘩儿—葛源递三重称谓,分别对应他的三重形象、身份和人生阶段。

当以匠者称谓“大鼓匠”相称时,这个人物的形象为相貌堂堂的50多岁男子,有着弱视的生理特征等标签。因为大起大落的坎坷经历,他形成了疙瘩别扭的性格,既清高儒雅,又孤

① 赵海忠:《匠者》,北京:作家出版社,2023年,第121页。

② 赵海忠:《匠者》,第228页。

③ 赵海忠:《匠者》,第38页。

④ 赵海忠:《匠者》,第241—242页。



僻计较。而“葛源递”这个名号称谓频繁出现在文末三章。此刻这个人物已六十四五岁，视力恢复正常但显出老相，形象为温文尔雅的都市文化人，性格也变得开朗、慷慨、念旧、重情。葛旦则更为朦胧，他是旧时代灯红酒绿的舞台上，惊鸿一瞥的少年名伶背影，不待看清，便已被岁月的风沙掩埋。

葛旦一大鼓匠/疙瘩儿—葛源递三重形象的转变，放在人物特定的人生际遇背景下是合乎情理的，但小说并没有着力描绘转变如何在数十年时光中一步步发生，这就使得三者更像三段人生切片。而《匠者》的人物因其身负技艺而具备主体性，更因其独有的技艺而拥有特殊性，因此“唢呐声中，大鼓匠由葛旦转成疙瘩儿”^①，不只是修辞手法，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塑造手段——技艺的转换将这三段人生切片有机地关联在一起。三重称谓对应的三重形象就此相互组接，人物瞬间由平面转为立体。但这种拼合仍保留着明显的分界线，不同称谓之间泾渭分明：人物作为大鼓匠时，便不能是葛源递；作为疙瘩儿时，便不能是葛旦。但只有当葛旦+大鼓匠/疙瘩儿+葛源递时，人物才是他自己。多重称谓在错综斑斓的情节模块中准确地凸显出人物，折射出其区别于单称谓扁平人物的，复杂多面的圆整影像。

于是，《匠者》以单称谓的人物作为系统框架的稳固基础，多称谓人物则在位移或组接之间，自然而然成为醒目的节点。依据这样的运行机制，人物塑造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间性特征，不再局限于个体内部，而更能在相互关系中实现。无论最终效果是否尽善尽美，这样的尝试本身便已是难能可贵的。

五、称谓互文

七鼓匠那如这、三画匠简亦繁、六鼓匠空实这一组多重称谓，除了组接出丰满的人物形

象，更有着相互映照，互文见义的作用。

三画匠简亦繁、七鼓匠那如这这样的多重称谓意味着身份的断裂。杏村百姓只认七鼓匠和三画匠，不认那如这、简亦繁，这些名字只出现在校园生活的场合。更重要的是，乡村生活中的他们与校园生活中的他们，遵循着不同的行为逻辑。以三画匠简亦繁和黄丫头的互动为例：

简亦繁把一小包莲花豆放在书包里，跳着洪常青的步子来到学校。下课后，他一本正经地说：“黄丫头，你过来。你说我给你带来啥？”^②

饭后洗刷，小李独自完成。三画匠说：“巧灵、黄丫头回去吧，看你们家大人着急。”黄丫头和巧灵就离开。^③

必须承认二人的情感并不深刻久远，只是少男少女间的朦胧好感，但学校内的简亦繁是情窦初开的文艺少年，他有意识地向这个开朗伶俐的小姑娘展示着自己的魅力与情绪；学校外的三画匠则是顽皮、狡黠却懵懂的顽童，对待黄丫头和对待其他人的态度几乎没有区别。那是因为三画匠遵循未分化的前现代逻辑，这位匠者的确通过劳动确证了自己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的成立法则，是整个杏村通行共享而未经个体反思的，因此他淹没在群体中。但简亦繁遵循的却是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的现代性思维逻辑，他行止由己^④。最终他主动放弃画匠的身份和梦想，离开杏村走进城市，拥抱精英文化，独自以新的劳动方式重塑了自己的主体性。而走进校园接受教育，是其个体觉醒，行为逻辑发生转变的重要契机。那如这亦复如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代表了匠者身份的未来走向之一。

而另一种走向的代表则是六鼓匠空实。他是鼓匠队伍里唯一视力正常的成员，聪明上进，踏实可靠。六鼓匠的身份从未断裂，他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也从未有过反思的需求与契机。可是坚守技艺的六鼓匠，却对抗住了时代大潮的席卷冲击，成为鼓吹班子的主心骨，成为乌

① 赵海忠：《匠者》，第19页。

② 赵海忠：《匠者》，第234页。

③ 赵海忠：《匠者》，第266页。

④ 姚文放：《说“是”谈“非”论“去”——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审美文化的逻辑走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兰牧骑的队长,成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反倒拒绝了文化宰制的力量,在守护传统的同时也保护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从而超越“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对立^①,融入“‘更大传统’的审美意识史”^②的构建,从客观上体现出崇尚“综合、多元、整体、包容、折中、对话、沟通”^③的后现代思维取向。

以上两种走向,哪一条才是匠者们的宿命之路?答案就蕴藏在人物的名字里:那如这、简亦繁和空实,喻示着彼此、繁简、虚实等辩证关系。无论选择哪条道路,采取哪种方式,人的主体性都必须经由劳动来确证,它们是矛盾统一、相互转化、殊途同归的。这些以深刻寓意相互映照的名字传达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家智慧:“恢恹懦怪,道通为一。”匠者称谓提出问题,名号称谓做出回答,《匠者》通过人物形象,以称谓互文的方式揭示和强化了小说的主题。

六、称谓游离

《匠者》中并非所有人物都遵循称谓系统的规则。田老太就游离于其外:“田老太”虽是关系称谓,但她却是数一数二的成熟匠者,具有高度完备的主体性。她也游走在生活事件、情感关系、历史追溯等情节模块之间,难以归类进某个称谓群落。她是单称谓人物,却体现出不逊于任何一位多称谓人物的成长性、复杂性和深刻性。

可以说,田老太是小说最独特的节点个体之一。她五十多岁,性格善良但却强硬执拗、不善言辞、没有青春与美貌,不擅长女红等家务,对包括丈夫田老汉和密友老牛在内的所有人都毫无一点迎合与取悦。作为杏村唯一的压

粉匠,不可或缺的主食制作者,田老太在第十八章里回溯过去,承担起“承上”的功能,以其个案折射出杏村匠者的来处——她和他们一样,在坎坷苦难的人生中,借助匠艺劳作完成了自我救赎。而她正式登场则是第三章“裱糊人生”,她一亮相,便展示了纯熟老练的压粉技艺;此后在老牛家,她忙中出错,却意外压制出了失传的水晶玉粉;在贺大头家工作时“目睹这一切,田老太感觉五味杂陈,人生如粉啊。她想自己一个女人,半生经历,哪可比落地之粉?!田老太渴望自己像一坨粉,在清凉宽阔的冷水中,从头淘洗漂刷得清清爽爽。”^④她朴素而通透地领悟到身为匠者的意义——劳动是人的本质,自己的双手和技艺的产物正是她自身。此后,她便有意识地走出去,从麻花匠人那里学会跨界创新,与霍铁匠一道改良劳动工具,精益求精,上下求索。终于在“多年以后,田老太被评为传统化德‘水晶玉粉’技艺传承人,登报纸,上电视”^⑤,从而在劳作行动中完成了自我超越。所以走进时尚都市大上海的田老太不卑不亢,毫不露怯,甚至比在杏村更松弛、幽默而健谈。但她仍不改匠者本色——当看到自己的劳动蜡像和压粉工具陈列在文化博物馆中,她终于安下心来,却也只是“乐得不行”“心潮起伏,不能平静”^⑥,并没有受宠若惊,更不考虑压粉这种生活小技有没有资格登堂入室,因为在她看来她的手艺值得,她的人生与她自己值得。此刻的她,已然徜徉在自由王国。

田老太拥有完整密实的人物成长线,她随着自身的技艺一起成长;也通过每一次细腻、精彩、活泼泼、热辣辣的劳作行动,呈现其独立、丰富而深邃的诸多侧面。这位不带任何关于美好女性刻板印象的老年女性,偏偏人缘好,人脉广,在杏村内外都备受喜爱、尊重与依赖。因为她是真正的匠者,她在技艺中自洽,她就

① 芮德菲尔德著:《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4—95页。

② 高小康:《从记忆到诗意:走向美学的非遗》,《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

③ 姚文放:《说“是”谈“非”论“去”——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审美文化的逻辑走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④ 赵海忠:《匠者》,第86页。

⑤ 赵海忠:《匠者》,第79页。

⑥ 赵海忠:《匠者》,第406页。



是劳动本身。可以说，田老太是全书最美的形象，她因切切实实地印证了那句“只要是劳动，就有独特的美感”^①，而成为审美理想的化身，所以才能挣脱规则，以此岸之身超越一切限制，折射出彼岸的真相。

至此，《匠者》的人物称谓系统已清晰显现：以称谓层级搭建基本框架，以称谓集群规划情节模块，于是纲举目张；进而抓住其中的突出个体节点，以称谓位移来演绎成长型人物、以称谓组接来塑造圆形人物；继而越过表象，以称谓互文点明小说主题，以称谓游离展示审美理想。

结 语

《匠者》建构称谓系统的写作策略是富有探索性的，它出于塑造人物的需要却不止步于此，不仅形塑了小说模块化的文本结构和拼图式的文体风貌，更触达了贯穿始终的主题内核和终极追寻的审美理想。但也应当看到，所谓的系统是为达成特定目的而遵循相应规则的有机整体，称谓系统同样有可能影响甚至制约人物，使之无法像托尔斯泰所说的做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和应该做的事，而拥有足以违反作者本意的生命力。

这种影响首先反映在人物对主题的传达中。《匠者》是一部群像小说。一般来说，群像式的人物设置可以强化小说的复调品格：众多人物在某一特定事件中交汇，他们遵循自身意志发出自己的声音，每种声音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既不屈从于作者支配，也不让某些人物专美，从而形成各抒己见、众声喧哗的多声部主题。尤其是不存在绝对主角时，这种平等对话的特质会更加清晰昭著。

然而称谓系统将《匠者》的人物群像整合为一个层级分明的整体，他们以各具特色的性格与命运承载和展现着小说的唯一主题。人物甚至可以凌驾于规则之上，却始终不能跳出系统之外，打破共识，发出质疑或反对的声音。也就是说即便行为方式不同，实践道路有异，

认识程度悬殊，也不妨碍他们持有且遵从集中统一的思想立场，而这个思想立场又是与作者的认识主张保持高度一致的。因此虽不至沦为单一声调的独白，但《匠者》的主题传达更接近以不同的嗓音高唱相同旋律的“合唱”。可以说这是人物独立性受系统整体性支配的结果。

其次反映在人物的语言声腔中。《匠者》的叙述者语言和人物语言迥然有别：叙述者的叙事性语言以平实简淡、质朴内敛为基调，同时又动静相宜：涉及匠者劳作、生活场景等时节奏鲜明，流光溢彩；而描绘乡土大地、人情物态等时则舒缓细腻，润物无声，可以说已形成鲜明而成熟的风格。但人物却说着糅合了地方土语、日常口语、书面雅语、诗文念白这四种声腔的“杏村方言”。

这种方言是人为虚构的，既不全是对现实中某种土音的模仿，也不为塑造特定人物形象服务，而也应被视为一种“合唱”：它是通行于称谓系统中的，所有人物共同的声音、共享的语言。这诚然是因文制宜的安排——《匠者》人物众多，一味追求言如其人，可能会造成行文风格不统一，甚至削减情节单元间的关联度。但言为心声，相同的声腔也会弱化性格的独特性和成长的连贯性，加剧人物在不同模块出现时的切片感。不得不承认这是人物真实性向系统目的性的妥协。

再则反映在人物的情感表达中。《匠者》人物的浓情深意，几乎都寄托在了劳动上：对技艺提升的执着，对创造实践的沉迷，对细节精确的尽心，对匠艺水平的骄傲，对劳作成果的热爱……构成了小说中最熠熠生辉的片段，也成为人物情感的主旋律。与之相比，其他感情都黯然失色：或缺乏强烈的内在冲动，更多靠外界牵线助推；或有意无意将对人的热情，转移分流到匠艺上；或程度相近、模式相似，爱情，亲情和友情等大多平淡如水，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的抒发也点到为止。

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固然不失为《匠者》的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边陲小村日常生活的实际。却也应当看到，主体性这一建构和

^① 赵海忠：《匠者》，第89页。



运作称谓系统的原动力,使得劳动者的身份强势覆盖了人物的其他身份,自我实现的需要也由此取得比血缘的联结、感性的冲动、多样的欲望等更高的优先级。这的确令“合唱”的主旋律更加纯粹高亢,但也是以牺牲人物的一部分生命本能为代价的。这是人物生动性对系统机能性做出的让步。

由此可见建构人物称谓系统的写作策略不可能完美无缺,面面俱到。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所谓的“合唱”,亦可谓以人物之殊相反映出普遍之一理,诗性地契会了“理一分殊”这一“中国哲学探赜道体的重要思维方式”^①。在以往的创作实践中,称谓作为中介,不仅能在人

物序列基础上构建叙事结构^②,而且能带动特定写作手法形成独特艺术体系^③,甚至能预示引领文学风潮、审美风尚的发展趋向^④等。但在《匠者》之前,几乎没有一部小说将称谓作为文本生成的起始点和内驱力,更鲜有创作者意识到建构称谓系统不仅是手段更可以是目的:以正其名来顺其言,以顺其言来成其文,以此统合内容与形式,安排材料与结构,形成意味与风格;从而创新与开拓了小说写作的方法与途径,充实与拓展了小说文体的内涵与疆域,也显示出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在当下新媒体时代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责任编辑 葛丽英】

Bring the Name into Line with Reality

——On The Writing Strategy of Zhao Haizhong's Novel *The Craftsmen* in Constructing the "Character Appellation" System

SHAO Xiaozhou, YAO Wenf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China)

Abstract: *The Craftsmen* has constructed a highly functional character appellation system.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novel is built by the layering of appellations, and the plot unit is planned by the clustering of appellations, which defines the modular textual structure and the jigsaw-like style of the novel; grasping the prominent individual nodes of the system, the growing characters are interpreted by the displacement of appellations, and the round characters are highlighted by the grouping of appellations, so as to complete the shaping of the characters' images; and then, beyond the appearance, the theme of the novel is indicated by the intertext of the appellations, and the aesthetic ideals are demonstrated by the deviation of appellations, so as to reach the core of thought and the ultimate question. Though not perfect, this writing strategy innovates and developments methods and approaches of novel writing, enriches and expands the connotation and territory of the novel genre, and shows the reality and possibility of pure or serious literature in the new media era.

Key words: *The Craftsmen*; characters appellation system; writing strategy

① 张立文:《中国哲学元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00页。

② 王悦:《〈红楼梦〉叙事的网状结构:基于人物称谓词频统计的“语料库”数据分析》,《明清小说研究》2024年第1期。

③ 王晓冬:《沈从文小说的反讽修辞——以人物“称谓”为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④ 孙晶:《称谓调遣见匠心——汉代七体赋管窥》,《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3期。